

论《看不见的人》的后现代性

柴 鲜

(商洛学院 陕西商洛 726000)

【摘要】《看不见的人》是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二战后的作品。由于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限,对其作品人物的分析大多受到种族文化冲突的背景影响,但把作品放在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文化语境中,分析其艺术价值会有不同的阐释。作者用身份多元、主观直觉、荒诞意识及断片生活等一系列后现代手法展示现代境遇主题,表现被抛弃在传统和历史的断片空间中不确定的自我迷失状态,极具美国商业文化的荒诞色彩。

【关键词】拉尔夫·艾里森;《看不见的人》;境遇主题;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1)01-0085-04

On the *Invisible Man* of Postmodernity

CHAI Xian

(Shanglu University, Shanglu 726000, Shanxi, China)

Abstract *Invisible Man*, as a world war II work, is written by the African American writer Ralph Ellison. As the writer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limited character of the analysis of his works are mostly the subject of ethnic and cultural conflicts of the background effect, but to analyze back o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changing the modern to the postmodern, the artistic value have different explanation. With the status of multiple, subjective intuition, fantastic consciousness, fragments of life and a series of the portrayal of postmodern, the fiction reflected the theme of the modern situation, and showed the status of abandoned self lost in the fragments of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space, so it is very absurdity of American commercial culture.

Key words Ralph Ellison; *Invisible Man*; The theme of situation; Postmodern

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时代背景,影响了不同时期作家的文学作品风格。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作为五十年代的一位黑人作家,他没有继续四十年代黑人作家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来反映美国底层黑人生活现状的“抗议小说”之路,在欧洲存在主义思潮的大环境中,艾里森淡化前期黑人文学作品的强烈政治使命感,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努力创作出一种“超越阶级、种族、财富、正式教育等差别的人类最基本的东西”^{[3][4]}的作品,展现五十年代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横截面,揭示现代社会人们的多元化生存状态,用文本保存正走向后现代

语境的时空断片。

寻找自我是美国文学的传统主题。《看不见的人》承袭这一文学传统,开篇分别引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与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大家 T. S. 艾略特的两段话,即,得救却感到惊异与痛苦和你双目注视的是另一个人,以此揭示作品的内在主题思想。小说的全部内容分为前言、主体(共二十章)、尾声三部分,主体部分根据主人公——“看不见的‘我’”所回忆的流浪线索分为乡村、学府、油漆厂、哈莱姆区四个部分。小说的前言和尾声里,主人公都处于蛰伏在地下室的状态,用黑

收稿日期:2010-08-06

作者简介:柴鲜(1981-),女,汉族,陕西汉中,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及中西文化比较。

基金项目:本文为商洛学院社科类研究基金项目的阶段成果 项目编号 08sky035

人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歌曲

“我造了什么孽

为何我

周身漆黑,如此忧伤?”^{[11]13}

来发问和收尾,并始终以一种充满忧伤情绪的调子隐现全文。以在乡村舞厅蒙着白布的黑人青年,在白人安排的舞台上混战开头,对应结束时白人策划下哈莱姆区的黑人暴动混乱场面。整个作品的结构完整,采用传统流浪汉小说的叙事模式,讲述“我”在现代社会的成长,用后现代的艺术表现手法展示现代社会境遇主题——人不得不以各种身份而存在于一个可能的荒谬时代。

一、非此即彼的存在境遇

现代主义运动在二战后得到蓬勃发展。“四十年代后,美国人普遍接受了弥漫于欧洲的人生短暂,孤寡无助的绝望思想”^{[14]241}。欧洲存在主义正迎合当时美国社会的现状,极大影响了战后美国文学的发展。主人公在失去传统宗教和道德前提的社会中,在对人类命运无动于衷的世界里追求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存在的价值,是战后文学的普遍特点。艾里森小说中看不见的“我”,同样是这样一位接受并发展了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代表之一。

萨特认为人有作出真正选择的权利,人应当是生而自由的。看不见的“我”在二十多年的成长中,却总是处于非此即彼的选择里,世界对于他而言,他也认为自己是在不断进行选择,但这种选择是自己的真正选择吗?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见主人公主要面临的存在选择:

(1) 祖父←我→学校教育

祖父代表黑人民族文化的传统,是封闭保守的南方生活模式。学校教育代表外界社会,开放复杂却又残酷,充满权利财富的诱惑。在这种夹缝里的挣扎,贯穿二十多年的成长,无论选择哪个,“我”最终都被背弃,留在黑暗的现在。

(2) 老兵、伤员←我→诺顿先生与布莱索校长

金日酒家内一群精神病人的狂欢盛宴,代表着社会中真实和清醒的一面。诺顿先生和布莱索校长是财富,地位与权利的代表,“我”迷失在表象里,无法看见真实与谎言,理智与疯狂的颠倒互换。

(3) 工会←我→锅炉工

不知情的“我”无意闯入工会会议 被当作工贼

驱逐。工会是反抗叛逆新生的力量代表。老锅炉工代表旧时代驯化愚昧的保守力量。生存的利益争夺,“我”是一个突然的陌生闯入者,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抛进爆炸的黑暗。

(4) 警察←我→老夫妇

面对哈莱姆区被驱逐的黑人老夫妇,我作出自己的自由选择,结果人生走进新的不能被看见的开始。警察代表着统治秩序,老夫妇代表着被统治和顺从。

(5) 兄弟会←我→玛丽

兄弟会提供工作,代表着不能看见却可以走进历史的权力阶梯。玛丽给我家的温情,代表我真实可见的过去的根。面对未来的向往,生存在艰难中的我其实无从选择,只有接受放逐真实的过去。

(6) 兄弟会纲领←我→群众意见

兄弟会纲领是虚伪的官僚代表,“我”靠执行它而生存。群众意见是真实的现实,他们的支持是我的工作业绩。作为不被允许存在自己想法的“我”,在夹缝中徒劳反抗。

在灵魂锈痕的钟爱与清除之间,主人公一直处于黑与白,是与否的境遇里,他热爱生活,对未来充满春天的希望,顺从而上进,却如萨特所说,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主人公在做出自由的自我选择时,反被纳入一个不能被人看见的失去自我的身份。他无时无刻不在非此即彼的境遇里,但选择的自由,只在接受无意跌进的黑暗的地下室。

二、后现代性的真实生活

后现代的文化语境是没有定论的,在某些方面,比如不确定性,即自我的去中心性、身份的多元化,和内在性,是人们所能共识的。利奥塔德认为后现代是在现代中,以表现自身的形式使不可表现之物表现出来。哈桑提出的“不确定性”则意指模糊性、间断性、多元化、散漫性、讽刺、断裂、无声等等。“后现代主义在琐屑的环境中沉醉于形而下的卑微愉悦之中。”^{[5]381}

(一) 主观的直觉表现手法

小说受陀斯陀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有一定影响,主人公又具有卡夫卡笔下人物的特点,十分敏感,唯唯诺诺,对周围一切充满恐惧与困惑。作者始终用第一人称角度进行叙述,采用荒诞、夸张、变形、陌生化、意识流、象征等多种艺术手段表现看不见的

“我”。以“我”的感觉出发来叙述主人公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又通过对这种时空感觉的描述来展现主人公的精神状态。整部小说都在用“我好像自己……”,“我好像是……”,“我总觉得……”,“我想象着……”,“我似乎仅仅是……”,“我觉得自己……”,“当我感到……”,“我发觉我在……”,“我好像被……”,这种主观直觉的角度述说“我”的感受,呈现的一切都是从“我”的感觉去描写。这种描写从表面上看,世界存在于“我”的感知中,“我”处于世界的中心位置。事实上,主人公最多的感受是“震惊”,“恐惧”,“困惑”,意识中的一切都是“朦胧”,“模模糊糊”的,因此,实际“我”的位置对于世界上无所谓的,只是在边界不清楚的边缘徘徊。

作品采用大量的意识流描写主人公的思想变化,比如在油漆厂时,“我”打开“光学白”油漆时,由油漆的白色想到学校,意识滑动到金日酒家,飘到诺顿先生,又转回我的现在,对自己的人生短暂历程作了思考,这许多的意识流描写一次比一次清醒深刻,体现“我”的意识从麻木到苏醒的渐变过程,从看不见自己周围的真实世界到看见现实生活,从而形成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人生的成长也正是一个认识自己,认识周围世界的识别过程。

在工厂医院的病床上,对模糊状态中的“我”看见周围事物的反应作了陌生化的描写,形象地表现“我”从黑暗里被白人医生的科学电击疗法改造成大脑空白失去意识的物的状态。小说中刻画了几次狂欢,金日酒家里各种精神病员的夸张举止,兄弟会晚会里疯狂的人们,人物没有具体的外貌与特征,有的只是红色或金色的头发及白色的脸庞,这些含混的描写展现人们空虚而没有生气的精神状态。主人公被驱逐出春天的校园后,叙事色调便渐渐暗淡、阴沉,光线不再是灿烂的阳光,皎洁的月光也变成蓝色,到最后出现在天上的只有星星,天上出现的两轮月亮正是主人公被剥夺希望后的真实感受。

艾里森还运用印象主义绘画的技巧来渲染主人公的视觉效果,作品中的色彩出现最多的是黑色、白色,蓝色和红色的点缀。大块的黑色渲染造成一种凝重沉重压抑绝望的气氛,白色即无色,是苍白空洞没有活力的象征,蓝色的忧伤情绪伴随阿姆斯特朗的音乐,红色是暴力和鲜血。而且,黑与白始终明显相依而无法分开,暗示美国历史中种族的相互依靠,也暗示人生在社会存在非此即彼的境遇或说人生选

择的两面性。

(二)身份的多元化

《看不见的人》中叙述者“我”没有名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想要上进,奋斗到一定地位的有色种族青年,我的身份是黑人,大学生,油漆厂临时工,病人,过路人,兄弟会工作者,赖因哈特,暴动者,地下蛰居者,无论我处于什么身份,我都是一个消融于大众整体中的一个底层人物。作为一个看不见的人,实质是一个被白人驯化的失去根的我,只看见权力与财富的诱惑,拼命想借白人安排好的生活模式努力往上爬,“我”只看见自己,看不见周围的世界,周围的人对我而言我视而不见。群众的脸我始终看不清楚,是模糊的。当我开始意识到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时,我才发现自己渺小悲哀的生存状态,不过是世界运转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物而已。拼命想抓住历史的“我”,永远被抛在历史之外,我原来是看不见的人。戴上墨镜,只是挡住一个怕看见的真实的悲惨世界,而无法逃避看见真实的自己。

看不见的人,不仅是“我”,即使是拥有权力的杰克兄弟,还是财富占有者诺顿先生,他们也同样是看不见的人。杰克兄弟只有一只眼睛,诺顿先生两眼迷茫,他们看不见世界,失去看见真实的能力,只能看见自己,漠视或说不敢面对现实。诺顿先生看不见赶牛车的穷白人,他看见的只是穷白人靠着休息的树,他看见的是木材的商业价值。在穷白人和其他底层人的眼里,诺顿先生们作为钱的化身,或说被钱替代了位置,没有人能看见他们的存在。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伊凡的发现,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在上帝死去的商业化时代,人已经消失在物的背景中,身份被多元的社会解构,自我消融,已不再能够确定自己的身份。

(三)悲剧意识的荒诞性

杰拉德·霍夫曼认为,后现代作家放弃了有罪与无辜、有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辩证法,而把悲剧因素修正为荒诞因素,或者说事实上已将两者融于反幽默中去了。艾里森作为一名成长在美国文化中的现代作家,不可能摆脱美国文化特质中的商业化色彩。作为失去身份的自我是悲剧性的,但他没有欧洲作家人物的彻底绝望悲观色彩。艾里森让人物在这种悲剧性的状态里,表现出一种美国本土的荒诞性喜剧色彩。黑色的墨镜与白色的帽子让“我”拥有多种赖因哈特的身份,有了各种奇遇,个人仅因

帽子和墨镜就被众人完全认成另一个人,这固然是荒诞的。作者让偶遇的妇人点明这种误会的原因,“卖彩票的赖因哈特穿的是方头鞋”^{[1]498},以此揭示生活中所隐含的巨大荒诞。人们习惯看人的上边,却从来不曾从下边来了解事物的真相。这种对“下”的忽略,正是生活的真相,以“下”对“上”的颠倒,是对盲目人世的反讽,世界的真相要从底层才能看清。

作为商业文化,它的氛围是轻松愉快的,作者十分注意细节的安排。在公交车上,穿戴同样的两位修女,同时上帝的仆人,只是肤色不同,黑人修女的脚上没有鞋子,“两个修女,谁也不瞧谁一眼,只顾盯着自己的十字架。”^{[1]448}，“我”忍不住笑,“你的十字架,根本没有我的重……”^{[1]448},同样的上帝不同的爱,这种荒诞的滑稽色彩始终笼罩在全文里,如对最好的白漆的解释,是因为加了十滴黑色的液体一样融悲伤与荒诞之中。

从“我”被逐出校园远离那希望的春天后,作品一直在荒诞、恐惧、阴沉、狂乱、混杂、模糊的气氛里,而“我”始终没有想过死亡,想要活下来,蛰伏在地下室也只是我的冬眠,心中仍充满亮堂堂的灯光,“蛰伏是为公开活动作秘密准备”^{[1]14},发现春天的气息也有死亡,“我”将拥抱冬眠后的春天。最终由黑暗转向明亮的基调,应和美国文化的乐观主义特质,死亡必然性的坦然与积极向上的精神,冲淡荒诞的悲剧性,并没有将人们引向绝望的无尽深渊,从这个角度来说,艾里森反映了美国商业文化的悲剧特色。

(四)断片生活的连贯

艾里森在小说中,使用最为突出的一个表达时间的词语“突然”,它出现百次以上,与此相应的还有“忽然”,“蓦地”,“猛然”等词,时间似乎失去某种连续性,生活中的一切被这如此之多的突然打断,分裂成一个个短暂瞬间的碎片。杜威·佛马克认为后现代主义相信人类及其世界产生于某种很偶然的发展中。“我突然决定离开公路”才致使犯下错误将诺顿先生带到不该去的地方,因此被逐出校园。“我突然觉得脑袋好像要裂开了似的”^{[1]276}，“我”害怕对驱逐老人的暴力行为产生愤怒,然而还是“突然”被激动,发表演讲,召来兄弟会的雇佣。

这些表达时间的“突然”概念,造成时间的断

裂,但由主人公朦胧模糊的感觉来贯穿,构织出他的生存空间,一种凌乱缺少秩序没有中心的分裂的生存空间。同时,用此着意表现现代生活的无序性,时间的混乱,人类命运的偶然性改变,生存状态的无助和被动,我们无法预知下一刻将发生什么,这样的恐惧正是上帝死了之后的人类精神状态。

突然的爆炸,电击的空白,生活原本连贯的一切都成为记忆的碎片。人们普遍陷入一种生存的恐惧中,正常的生活总是在受到突如其来的外物打乱而中断,这是二战后普遍笼罩着人类的心灵阴影。总之,时间是具有不可逆转的线性发展,这种突然性切割了人生活的正常线性轨迹,同时,也是主人公的人生里打破每次常态生活的变奏,为他提供多元身份转变的契机。

现代派颠覆的是传统,企求建立新的秩序与结构,而后现代则没有传统可解构,一切都是断裂、破碎的历史断片,人们被抛进无序的混沌中。艾里森认为自己写这部小说是卸下狭窄的自然主义重负,去表现美国生活丰富的多样性。《看不见的人》融合多种艺术手法,展示全人类在二战后这个特定时代的生活真相,突破当时黑人传统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局限,用娴熟的艺术技巧传达丰富多元的话语意义,直到今天,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分析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仍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 [1] 拉·艾里森. 看不见的人[M]. 任绍曾, 张德中, 黄云鹤, 殷维本, 译.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4
- [2] 佛马克, 伯顿斯. 走向后现代主义[M]. 王宁,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3] 王守仁. 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4] 史志康. 美国文学背景概观[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 [5]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6] 王家湘. 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 [7] 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8] 米克·巴尔. 叙述学[M]. 谭君强,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